

# 原來退比進更難

簡家傑

柬埔寨工場信徒宣教士



家傑與父母親

當我唸大學時，上帝透過宣教士的分享、並我母會兩位弟兄姊妹的榜樣，三次呼召感動我參與支援宣教事奉的行列。1996年，我參加了母會的奉獻小組；<sup>1</sup> 2000年往澳門短宣三年多；2004年回港等候神的帶領；2006年初往柬埔寨宣教；今年11月回港在差會事奉。感謝神，讓我在廿一年來經歷到從探索、等候、兩次出工場、以至現在回流事奉各個宣教階段。我悄然發覺：原來退比進更難！

2000年我大學研究院畢業時，計劃以平信徒身分，奉獻頭三年時間參與短宣。差會隨即差派我往澳門，參與當地的堂會及學生福音工作。我在澳門工場三年零八個月的日子非常愉快，並讓我深切體會到上帝是全世界最好的老闆！那時我心想：如果日後上帝再給我有宣教的機會，我不會再計較要事奉多少年，願意終身留在工場事奉。2006年初，差會差派我往柬埔寨，參與金邊堂男大學生宿舍事工。過去逾十年，我都是存著在柬埔寨終老這份心態來事奉——雖然我也意識到事情未必能如我所願，因為我父母年事

已高，而我是他們唯一的孩子。

## 分離的傷痛

兩年前，我年逾八十的媽媽因情緒病常感胸口不適，並患上早期的腦退化症；快將九十歲的爸爸身體狀況也明顯地衰退，以致我在去年底不得不認真思想是否需要離開宣教工場。想到要離开工場，實在感到心如刀割，整個人好像被撕裂開兩半。宣教士踏上班場，猶如人要離開父母，進入婚姻，過新的家庭生活。離鄉別井，跟家人分離固然難受，但因有理想、有目標在前，這份傷感還可以掩蓋。宣教士離开工場則好像失婚，是人生最痛苦的分離。對單身的我而言，宣教就像我的婚姻愛情生活：澳門是我甜蜜的初戀，叫我總是念念不忘；柬埔寨則是我打算跟她長相廝守的妻子，無奈最終都要分離。我甚至一度向神哭訴：我以後都不想再上班場宣教了，因為我無法再承受這種分離的傷痛，就好像失戀或失婚之後不想再談戀愛一樣。



主題文章





最終神透過簽證一事將祂對我去留的心意顯明——柬埔寨政府不再批核新的特許簽證，我只能獲續普通簽證，未能合乎未來留柬工作的要求。即使這樣，在感性上，我還是耗了逾半年時間，用莫大的心力，才能接受自己終究要離开工場這個事實。

## 事工的交棒

宣教士進入工場開展事工，理應同時部署在適當時候交棒給當地同工。然而在柬埔寨這個發展中國家，要找到優秀、委身、能幹的人才談何容易。再者，工場大部分的教會、機構尚未財政自立，基督教在社會的地位亦不高，教會的工作既不是高薪厚職，甚至很多時候被看扁，要挽留人才真是難上加難。我在金邊堂及男大學生宿舍事奉這十二年，也經歷過不少同工、人才來去的變更。

蒙神恩典，經過二十年來多位宣教士的努力耕耘，金邊堂終於有一位本身是大學畢業生的會友雲妮（Rany）姊妹獻身事主。她今年八月神學畢業，現正投入金邊堂的牧會事奉。教會亦於早前成立了堂委會，為自立鋪路。男大學生宿舍則由早期的畢業宿生兼現時的金邊堂堂委蘇文（Poeun），並宿生領袖蘇力（Sori）負責。雖然教會和宿舍分別有當地同工承接，但其實工場各個事工單位仍急需成熟、富經驗、



金邊堂雲妮姊妹(中)  
今年8月神學畢業

男大學生宿舍接班人  
蘇文(左)與蘇力(右)

願意長期委身的宣教士加入。有誰願意作當地同工的師傅，繼續培訓他們，陪同他們走事奉人生路呢？

## 身分和異象的迷失

宣教士面對離开工場回流，很容易陷入身分和方向的迷失。我自1996年參加母會的奉獻小組後，便認定「支援宣教」為上主給我的異象。2000年畢業後，我便當上「信徒宣教士」，並一直靠著這個異象，為祂的大使命而活，面對兩個工場各樣的艱難和挑戰，都可以一一熬過去。現在我要結束前線的服務，回港在差會工作，協助工場事工，我還算是「宣教士」嗎？我的異象又是甚麼？我仿如退休人士，在戰場上衝鋒撼陣了多年，一下子退下來，整個人頓感迷失。

對於信徒宣教士或支援宣教士而言，這個身分問題尤其困擾。專職宣教士回流，還可以以他是牧師、



主  
題  
文  
章





傳道人的身分在教會事奉；但信徒宣教士回流後的身分卻有點尷尬。在工場上，他的角色可能是教會領袖，回流後，他算是領袖還是平信徒呢？我認識兩三位前任的信徒宣教士，回港後因不同原因都離開了母會，轉往其他教會聚會及事奉，這對當事人及他們的母會都是個遺憾！

## 現實生活的挑戰

除了心態的適應，回流的宣教士亦需面對現實生活的經濟壓力。因宣教士的薪金通常都是以他在所服侍的工場的基本生活所需計算，能儲到的積蓄不多，往往難以應付回流後原居地的生活指數。我曾經聽過兩位香港宣教前輩不約而同地感嘆：退休後要不是繼續留在工場（發展中地區）生活，就是返大陸終老。<sup>2</sup>

尚未退休的專職宣教士，回流後還有可能重返教會全職工作。但信徒宣教士或支援宣教士在工場事奉越久，便越難返回原居地重操故業，因他的專業技能比別人可能已落後了一大截。進修唸神學是否回流的信徒宣教士唯一的出路？感謝神，透過差會及母會的悉心安排，我回港後仍會留在差會事奉，讓我可以暫時喘一口氣，等候神下一步的帶領。

## 信心之旅

無論是考慮上工場、或在工場作戰、還是從工場退下來，宣教——以致基督徒的生命——由始至終都是個信心之旅，往往是見一步、走一步。「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。」（太6:33）這是上主的教導和應許。作為祂的門徒和僕人，我就當以祂的信實為糧，相信祂怎樣說了，事情就會按照祂的心意、時間、標準和方法成就。

宣教十多載，我今生無悔！



家傑（前左二）與當年的澳門同工團隊（2003）

<sup>1</sup> 「奉獻小組」通常是教會為有意獻身全職事奉、考慮報讀神學、或探索宣教前路的弟兄姊妹而設的關顧小組。

<sup>2</sup> 感謝神！本會現正計劃在香港錦田興建宣教中心，其中一個功能乃為退休宣教士提供住宿地方。若神的心意成就，退休宣教士便可以有一個安心終老的地方。

